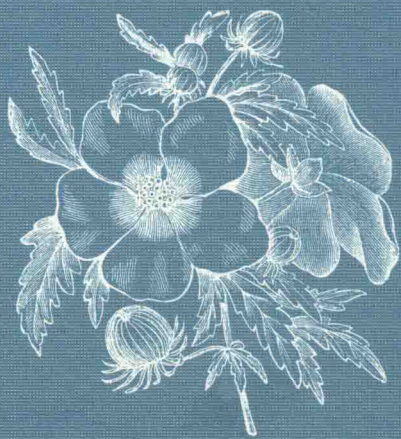


# 桃之夭夭

王安忆  
长篇小说



……离婚以后，笑明明并没结婚……一年半之后，她又生下一个女儿，沿用哥哥姐姐的姓，姓“郁”。再用她的姓“笑”的谐音，取一个常用的字“晓”，加一个“秋”，名晓秋……



王安忆  
长篇小说

---

# 桃之夭夭

---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桃之夭夭/王安忆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  
(王安忆长篇小说)  
ISBN 978-7-02-014428-0

I. ①桃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64278 号

策划编辑 杨 柳  
责任编辑 刘 稚  
装帧设计 刘 远  
责任印制 王重芝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20 千字  
开 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 
印 张 5.25 插页 2  
印 数 1—5000  
版 次 201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428-0  
定 价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## 目 录

第一章	梨花一枝春带雨	1
第二章	新剥珍珠豆蔻仁	30
第三章	千朵万朵压枝低	60
第四章	豆棚篱落野花妖	92
第五章	插髻焯焯牵牛花	127

## 第一章 梨花一枝春带雨

### 1

关于她的出身,弄堂里人有许多传说。

她的母亲,一位滑稽戏演员——人们都这么以为,并不知道更早的说法是,文明戏演员——十三岁时,跟一个远房表哥在大世界文明戏班里唱帮腔,串串小孩子的角色。她的长相是清丽的,疏眉淡眼,眼型很媚,细长的眼梢甩上去。倒也不是吊眼,而是人称的“丹凤眼”,笑起来先弯下去,再挑起来。嘴唇薄,上唇角略有些翘。当时正逢周璇红出来,别人就叫过她一阵“小周璇”,因她的长相有点像周璇,又会唱,但不是像周璇那样娇嫩的“金嗓子”,而是沙喉咙,班子里人戏称她“水门汀喉咙”,与她细巧的长相并不符,很是泼辣。难得的是,她会唱各地小调,会说各路方言。申曲、滩簧、滴笃戏、小热昏、评弹、淮扬大班、京剧里的老生;苏、锡、杭、甬、绍、豫、鲁,甚至于广东戏和广东话。沙沙的嗓音,高得上去,低得下来,初听吓一跳,再听听,却觉得收放有余,一点不吃力;而且口齿清楚,吐字伶俐,很得观众喜爱。十五岁时,听说有新办的戏剧学校招生,她和班上几个小姊妹一起去考。那个年龄,总是到处留心机会,不甘心现状。如她这

样,红都红过了,自觉得谳透粉墨生涯,就要闯一闯了。那时节,正流行女学生的风格,她剪了短发,发梢烫鬢了,向里弯,戴一副黑边眼镜,身上穿一件洋装连衣裙,苹果绿的绉纱,泡袖,镶蕾丝,脚上穿横搭袷的方口黑色牛皮鞋,就像女学生演剧里的葡萄仙子。不过,她的手腕上挂了一个白色的珠包,里边放手绢、粉盒、一支钢笔、一枚骨刻图章,还有一包香烟。这一点角儿的派头并未使她变得老成,反而有种天真的滑稽。她生来小样,与那些十二三岁的考生坐在一处,并不显得年长。考官中有一位,穿了米色西装,脚上皮鞋锃亮,却很“冬烘”地手捧一只水烟袋,像捧鸦片烟枪的手势,呼噜噜抽得水响,沿了坐成排的孩子踱过来。踱到她身边时,操一口苏白问道:小姑娘叫啥个么事?她即用苏白回敬:小狗小猫也有个名字,如何叫“啥个么事”?那考官定住眼睛,看她一时,踱了过去。因戏剧学校实际是京剧学校,招募的是京剧人才,所以她并没进得去,不过,那个问她“啥个么事”的考官,就此认得了她。在难料的世事中,他们将再次碰头,那一回,他于她可真是有着救命恩人的意思了。

她叫过一阵子“小周璇”,又叫过一阵子“小白光”,还叫过一阵子“小田丽丽”。她学谁像谁,但究竟是跟着人后头,要仗着“小”,众人看着可爱。她形容幼稚,到十七八岁时还可权充小孩,但到底是有点勉强了。她也想改改路子,拜了新师傅,给自己定了个名字,叫“笑明明”。“笑”是“小”的谐音,又含有“滑稽”的意思,还冒了正传的名义,因是师傅名字里的一个字。她出了文明戏班子,去演独角戏。那阵子正是独角戏兴盛的时节,文明戏倒日渐式微了。她在独角戏班里,还是串龙套,不过却没了“小”的优势,不如先前的风光。独角戏是讲究个“噱”

的，她正青春骄人，内心多少是不愿拿自己做笑料，就放不下架子，“噓”不出来。虽然有了名字，却挂不出牌去，她当然要感到落寞的。好在年轻，有姿色，再有一些儿过去的名气，在世人眼睛里还是有风头的，就可平衡得失。有个老看客，从她出道以来就钟情她，就像等着她长大，再等着她失意，这时现身了。笑明明当然不会与他当真，倒也不是看他不上，而是不能这么轻易定终身。女演员的前途既是茫然的，又是可望的，总归是个未知，谁晓得前边有什么等着呢。但是，夜里散戏后，有个人叫了黄包车等在后台门口，请去吃消夜，礼拜天里有人陪了去量裁做旗袍，替她付几笔账，一同去看电影、吃冰淇淋，听她说说女主角的坏话，总归是有面子的事。所以，两人也好了一阵。茫茫人海，难得有人瞄准她，对她忠诚，很难不动情的。但至多相拥相抱，并未有出格的事。其实女演员并不像世人以为的那样轻率，相反，可说是守身如玉。她们身在男女混杂中，又从戏文里习得风月，可能是见多不怪，但却懂得身家性命全在自己一身，不可有半点闪失，于是分外珍惜。这位吃祖产的看客——凡是祖产到了上海地场，就像会缩水一样越缩越小，后世子弟又没练得任何看家本领，手头就大多拮据——这位吃祖产的，尽心尽力，换来小女明星一点真心。两边都是平凡的人，必要遵守世故人情，并不抱有奢望，也都觉得蛮好。所以这是一段颇为平静的罗曼史，包含着理解和体贴。这段罗曼史是以笑明明去香港为结束的。

香港永华电影公司到上海来招演员，她们一伙小姊妹也去应聘。那招生处设在跑马场路上一条弄堂里边，一间汽车间。一半在台阶底下，一半齐台阶，窗户上架了窰井盖样的铁栅栏。坐在里边，只看见窗前人腿交互，扰乱着光线，里面的人脸都是

花的。三个香港先生，拥在满屋的俊男倩女中间，快要看不见的样子。人多，也不及说上话，只是交上相片，走过场似的在香港人跟前照个面，就走出来了。一走出来，站在下午四时许的秋日阳光下，砂面墙上映了疏淡的枝条的影，好比是回到人间。第二次去，人就少多了，到的人都是接到通知的，女多男少，在房内坐成一个圈。导演——香港人中的一个，让他们玩小朋友的游戏，抛手绢：一支歌唱完，手绢在谁手里，谁就立起来表演节目。开始彼此还拘束着，一旦玩起来，便放开了，有学猫叫的，有学狗爬的，亦有变戏法、玩杂耍的。笑明明认出其中有一个女生是某电影公司的女演员，演过一些配角。还有两名少年男女，是国立剧专的学生，其时抗战正剧，传说剧专也要关门停办了。正是在这样动荡的时局里，年轻人就更不知何去何从，无论是生计还是事业，都陷于渺茫。手绢传到笑明明手里，她立起来，表演了一出著名的滑稽堂会戏《搓麻将》，一个人包演绍兴、宁波、江北、苏州四个角色，活龙活现。那三个香港人中间其实有两个是江浙人，所以就听得懂，即便听不懂的那一个，但见娇小玲珑的一个人，能如此爽利有趣，也心服口服了。就这样，笑明明成了有幸考取永华电影公司的四女一男中的一名，不日启程赴香港。那时节，香港在上海人的眼睛里，几近蛮荒之地，落后得很。如笑明明这样，只跑过上海周边小码头的人，以为除上海外，都是乡下，就更把它想成不知道多么土俗的地方。所以，她准备有两大皮箱的衣服，因为要等几件旗袍完工，还推迟一班轮船，落了单。但她到底是早出道，在大世界这样的地方，什么三教九流都见过，就不怯场，一个人坦坦荡荡上了路。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出门，自然会有人来献殷勤，两个大皮箱，她几乎没有沾过手，就进

了三等舱。有两个去香港转道夏威夷读书的男学生、一个跑单帮的商人,甚至还有一个葡萄牙的白人,轮流陪她吃饭、说话、看海景和船上的电影。一周的旅途非但不寂寞,还过得很得意。只是越近香港气候越潮热,浑身黏滞得很,好像在澡堂里,却没有出头之日。下了船,两个大皮箱自然又上了出租汽车的后车厢,她只将自己翩翩然地入座车后排,招手与客中伴侣告别,由他们中间的一个推上车门,尽最后的义务,然后车驶入香港的街道。

即便在那个时候,还是战时,香港的夜晚就显露出旖旎的风情。街道是倚着山形逼仄地上下弯曲盘旋的,房屋忽出忽没,灯光忽暗忽明,有一种诡谲的美丽。随了渐渐适应周遭的光线与环境,两边的街景变得清晰具体,竟是破败陈旧,多有上海四马路那样的骑楼,骑楼下黑森森的,散发出鱼和土货的腥气。出租汽车按了乘客给的地址停在一幢公寓楼前,笑明明下了车,搬下行李,这时候就真的只剩她自己了。她也不怕,一手提一个皮箱,走入公寓楼的门厅。谁要是见着这样时髦的小姐,蹬着高跟鞋,却轻巧地提了这么沉重的行李,一定会吓了一跳。她走入门厅,被一个老伯拦住了。老伯上身穿一件浅灰制服式短袖衬衫,下边却是一条短裤,脚上趿着木拖板,呱呱地敲着瓷砖地面,走出来问是哪一户的客人。笑明明听得懂一点广东话,甚至还能应对几句,告诉他找几座几室、什么公司。接下来的话就听不懂了,待反复问过几遍,老伯又反复解释几遍,笑明明只觉着头脑糊涂。一周的海上航行没有晕船,此时却支持不住了。她放下箱子,一下子坐倒在箱子上,定住神。老伯先进去,复又出来,手里拿一盒龙虎万金油,让她搽一点。她用手挡开了,只是向老伯

要杯水。水端来了，她仰脖将水喝干，然后问老伯附近有没有旅店。老伯指点给她一处，她立起身拎了皮箱就走，尖细的鞋后跟笃笃笃敲着地面，一转眼不见了。

坐在那间仅四五平方的客房里，唯一一扇窗对着天井，对面大约是厨房，排风扇呼啦啦响着，将热和油烟一同排过来。笑明明坐在床上，想着下一步怎么办。她就是这么一个现实的人，并不怎么追究那永华电影公司是怎么回事，方才在上海好好地招生，回来怎么就倒了。追究又有何用？那几个人是骗子也罢，不是也罢，此时此地又于事何补！先前到的那几个人，也不知去了哪里，根本无从找起。她只是计算身上的盘缠。所谓“永华电影公司”只给了单程票，且算得极苛刻，两张行李票还是她自己付的。她本是有一些积蓄的，其中大半在上海置办了行头，所余已不多。计算下来的结果是，她必须在香港找事做，至少要积够一张回程的船票。当然，倘若有发展的机会，她亦不会错过。可是，在这举目无亲的香港，言语都不能完全通，她摸得到门吗？她想了诸多问题，并不待想出答案，便倒下睡熟了。接下来的两天，她熟悉了周围的环境，知道拐角处一家粥铺可提供最经济的饮食，也了解到她所处的北角是在香港岛上哪一处位置，她还有兴致去了一趟浅水湾。那就好比是另一个香港，阳光灿烂，海天一色碧蓝，鲜花怒放，五彩的太阳伞绚丽地布在浅色的细沙滩上，外国人，尤其是白种小孩就像透明的橡皮洋娃娃。酒店的装潢非常豪华，广东人的富贵艳丽加上殖民国的古典风格，进出的男女毫不逊色于上海的摩登。笑明明是从上海来的，晓得世界分三六九等，一来靠投胎，二来靠人力，所以不顶震惊，坐在沙滩上的玉石围栏上，看着明艳的南国风光，想的依然是下一步该怎

么走。一直坐到日落，方才起身离座。余晖将海水染得金红，熔铁一般，外国小孩尖声叫着，赤裸着精白的身子，穿梭在夕照里面。对笑明明来说，全是画中的人和景，与她一无干系。她收起白绸伞，倒掉皮鞋里的细沙，向回走去搭车。到北角住处，天已黑尽，老板在迎门的柜台上喝米酒，下酒菜是一碗烧鸭饭，见她回来，就问要不要让人买便当来吃。她说要，老板便差伙计下楼，不一时，买来一碗牛肉面。她就脱鞋站在柜台前，与老板一里一外地共进晚餐，还喝了老板斟出来的一小杯米酒，主客间就好似有了交情。

这旅店其实就是两套相连的公寓房，老板就是“永华电影公司”所在那楼里看门老伯的亲戚，所以介绍她到这里住。旅店住的客人大多是内地来的，有做生意的，有转道去外码头的，现时就还有逃难的。其中住了一家上海人，男人在香港一家小公司供职，女人带两个孩子过来投奔，不料男人在香港另有了家，只能将结发妻安置在旅店里，再两面交涉。那女人倒并不作怨妇状，而是打扮得体的体面，整日出去逛香港，反正花销都是男人的，若不是她用就是那个女人用。比较起来，那男人倒显得凄苦，矮瘦的个子，三十岁的年纪，头发已落得很薄，穿一件浅色西装，因为热，腋窝这里叫汗渍黄了。笑明明看了他，心想：要养小也须掂掂力道。不由说出一声：作孽！那男人正推客房的门，听见这一声上海话，回转身来看笑明明一眼。这才看出这男人长了一双花眼：单眼皮，下眼睑略微肉肿，不笑也笑。但这样的眼睛不经老，稍上些岁数，立刻变成眼袋。似乎他就是抓紧这短暂的韶华，尽享人生。笑明明甚至在这里还遇到同道，一对从马尼拉来的华人男女，去上海学习西洋戏剧的。在笑明明颇有

见识的眼里，这对年轻人不无私奔的嫌疑。因两人年龄相貌虽然般配，但出身显见悬殊。女孩子像是富人家的大小姐，一身学生装束之下，指上却有一枚样式简练大方的钻戒，可不是那类女学生们摆样子的花哨的假货。有一回，房门没关，看见男学生擎着一双女学生的白皮鞋擦油，笨手笨脚，却很虔诚的样子，那女学生只是倚在床上看一本书。男孩子是典型的南洋人，细弱的骨架，窄瘦的脸型，皮色很黑，五官则相当清秀；穿白色西装，头戴白漆铜盆式遮阳帽。这身绅士装越发显出他天真幼稚，是来不及要长大的孩子；还是贫寒人家倾力置办的行头，就好比一份家当，时时要在身上。这两位住了几天便离去了，想来买到了去上海的船票。算起来，就笑明明和那位上海太太是长住，已有两周时间过去了。笑明明将香港岛都跑遍了，曾经去中环一家百货公司应聘售货小姐，对方张口就要初中文凭。她哪有？只得退出来。在那些偏僻的后街上，服装厂倒是张贴了招车衣女工的告示，可笑明明又不会车衣。她还渡海去过一趟九龙，九龙的景象似更凄凉，板壁房屋歪斜着，门前污水横流。一旦走入蛛网样纵横密集的巷陌，如她这样装束的年轻女子，便引来许多可疑的目光。有人向她搭话，问是不是找事做。她装听不懂，又装作找人的样子，终于走了出来。这晚，她又坐在旅店柜台前，与老板对饮，不过，下酒菜是她买的：花生米和叉烧。在这地方，老板是她唯一的熟人了。她已经请老板替她当掉两件旗袍，老板将两件旗袍对了当铺窗口一抖，简直满屋生辉。心中很为这小姐惋惜，想她一个漂亮又聪敏的人，不该落到此种境地。老板有心要帮她，也看出她急迫要找事做，却不知像她这样的人，能找什么样的事。掂量来掂量去，只有建议她去舞厅做舞女。

老板这样的柴米生计，亦不会有此道上的关系，只是送个主意，再指点几处地点。不料，可谓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。笑明明只走了头一家，便成了。她都没想到要搭点架子，再跑上另几家，比较一下。她当即应下，第二日便去应卯了。虽是战时百业萧条，舞厅里倒欣欣向荣，多少是大难临头前的醉生梦死。此时的香港，其实是又一处卡萨布兰卡，各路流民汇入此地，再流往各处。但凡能走动逃离的人，或是有钱，或是有脚力。在这中转客居的地方最合适做什么？做舞客。过客中上海人占不小的比例，所以，像笑明明这样的上海小姐，就顶受欢迎。可是，谁也不会想到，笑明明会说唱演剧，出得来趟，却不大跳舞。在上海时，与那痴心郎去过几回舞场，但都是他就她。灵巧轻盈的她，下到舞池里就木了，非是同她跳过不会知道。踩过几回舞客的脚步，又撞过几回人，便是坐冷板凳多，下海少了。一半时间，是坐在边上，用手中可数的几张舞票当扑克牌摆着玩。这舞厅的规矩和上海一样，凭舞票关饷，像她这样的，自然不会丰裕，只够在那客栈里继续住下去，回上海的船票是谈不上的。

她所在的舞厅，位于铜锣湾，属中上等，当然不能比上海百乐门、仙乐司的排场，但人气亦相当旺。底下几层是百货铺面，顶上几层是民居，窗户对了马路，市声涌进，舞曲的间歇便漏进电车声。灯光稠密，不是说明亮如白昼，却是热闹喧腾的夜色。红绿黄紫的霓虹灯，颜色总是乡气，还是暗色，可困在一起，你灭

我闪,是一派俗间的灿烂。那些舞客,亦都有一种乡气,尤其是本地的,多是黑、瘦、土。广东人的脸型,似乎多是谋生计、苦劳作的现实的人相,特别不适于声色场所。内地来的客人呢,亦多是封闭长久,这时来开眼界的,带了内地人的畏缩或者鲁勇。有一些老舞客,派头要大一些,却又有自己的老相识,跳不了几曲便双双消失。所以,笑明明的受冷落,一是因为舞技生,还是因为她骄傲,也活该她兜不到生意。不过,这也是笑明明有脾性的地方,到什么境地都不落相,有自恃。转眼间数月过去,回上海几成泡影。上海也不会有人记挂她,像她们这样,从小进了班子,与家人便没了往来,好比是没有父母的人。身在香港,却人地两疏,做舞女都是用了别名,“笑明明”这名字太没有性别,没有艳色。于是,在闹哄哄的人世里,她这个人就好像丢失找不到一样,无声无息。然而,不曾想到,有一个人倒还记着她。当然,光是记着不行,还要有机缘,有机缘遇着她,将她从茫茫人海里捞出来。这个人就是多年前,戏剧学校招生时,问笑明明叫“啥个么事”的人。

这人是个纨绔,家里开面粉厂,在产麦区徐州买了地,租给农户种,将收成运来上海加工,销往全国及东南亚地区。父祖辈因是做实业的,思想比较开明,对子弟们并不仅限于经商承继家业,而是鼓励他们受西方科学教育。这大约还是从动荡的时里得来的经验:万顷良田一夜之间都可易主,身有一技之长倒能确保衣食。所以下一辈里无论男女都读公学,男孩子或学机械,或学铁路,抑或学化工,大多出洋留学。女孩子择婿也是往洋务那一派上走。唯有这一人,很没出息,书也读了,却不用心,喜欢的是文艺。家里长辈最厌的就是这类无用又会移性的东西,明

令禁止他往片厂、大世界、戏园子里去。可腿脚长在他身上，又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管是管不住的，于是又想开了，就当他是田里的稗子，反正也不承望他什么，随他去了。他得了大自由，干脆表面文章也不做了，自己停了学，专门搞文艺。他在这方面实也没什么才艺，只是热心和喜爱。但这样也好，他对戏曲艺术就没什么高下贵贱的偏见，一律都敬仰，只要是唱做弹跳，与实际生计无关的，虚拟的，空想的，假作真、真作假的东西，他全盘收下。他虽然哪样都不会，喉咙是哑的，长相瘦、干、黄，摆样子都不成，但他有他的长处。他懂得人情世故，这就有些“舞台小世界，世界大舞台”的意思了。尤其是文明戏，不像京昆有程式、有传继，平白一个幕表，全凭着演员自己生发情节。他就给演员说戏，也不是针对性地说，而是天南海北、古今中外。说了也不取报酬，班子都很穷，又从来没有“导演”这样的空额，所以反是他请客茶水，甚至到馆子里开一桌。因他说起来有瘾，就怕无人听。他这样的角色，有那么一点北京的齐如山的意思，不过齐如是前朝遗老，有文墨底子，通的是国剧，又有际遇，碰上梅兰芳这样上品的艺术者，于是才能做成大事，海内外留名。他在上海这洋场地方，风气是新，可也浅俗，离大器甚远呢！可是，他也是与齐如山老先生一样，讲的都是戏里边的人性、人生，大旨是不离的。渐渐地，他在上海演艺圈里也有了种帮闲的名气。他对文艺真是热爱，哪里有演出，他就奔哪里，甚至跑外码头。此时，是听消息说，红线女到香港演粤剧，他就到面粉公司领了个视察香港经销处的差事，支了钱，带几个朋友来看戏了。到香港才知道是误传，可来也来了，不妨就玩几日。这一晚，在铜锣湾饮了茶，顺便走进一家舞厅，竟然，他乡遇故旧。

初进去时，笑明明正坐在暗处，用手里的舞牌在桌上玩着弄堂小鬼的玩意儿：刮片。她穿一件银白同色织锦回纹的无袖旗袍，电烫的头发剪得极短，贴在耳后，露出耳垂上的珍珠坠子，随着手动一闪一闪。新进的那客人觉得这情节很可玩味，坐冷板凳却还自得其乐，不由多看几眼。那女子觉出有人看她，也回过头来，两人都觉得面熟，却还没认出来，怔一怔。客人问：跳一支曲子吧！笑明明将舞牌一揽，立起身，迎上去。走了几步，客人用上海话，自语道：跳得勿哪能。笑明明即用上海话回说：又勿是跳舞出身！这般的接口令，又令客人一怔，似曾相识，而且，是上海人。他再仔细低头看一看，才看出端倪，说原来是你啊，如何跑到这里来了？笑明明还有几分疑惑，因为在上海见的人多，不知此人是在哪一出里的。于是客人提醒她，什么地点、什么时间、彼此又说了哪些话。笑明明就要叹气：如今真给老大哥你说中了，“啥个么事”都不是了。客人说：退一万步，总归还是个小狗小猫吧！就此，两人定下了终生的称呼：“老大哥”和“小狗小猫”。这称呼可说最好地表达了他们之间的关系：始于恩义，终于恩义，中间从未走过弯路。在笑明明一方，她是看不中老大哥的相貌。老大哥这一方呢？他家里再允他胡闹，也不会答应他娶一个文明戏女演员，他自己也不作此想，因到底与笑明明不是一路人。恰因为没有婚嫁的嫌疑，两人倒结下长远的友情，伴随一生。

### 3

老大哥替笑明明买了回上海的船票，还将她当在当铺里的

旗袍赎了回来。只是香港天热，当铺里织物衣被又多，难免生了蛀虫。就这样，这一周的周末邂逅老大哥，下一周头上就上了回程的轮船。一来一去间，已有大半年的时光倏忽而去，笑明明则觉着隔了一世。香港这地方，于她没有可留恋的，只是溽湿、暑热、失意。唯有旅店老板，这老伯的慈祥，想起来觉着温暖。他那自酿而不得法、微酸的米酒，他们一坐一立，一杯对一杯地喝下多少，不醉人，却会胀气，在愁肠百结的昼与夜里，带给了她人世间的体己之意。

几乎是前脚着陆，后脚太平洋战争就爆发，海陆封锁。笑明明心里着急老大哥滞在香港怎么办，其实他是搭乘飞机，还比她早一天到上海。但两人再次通上消息，却是要在几年过后了。笑明明到了上海，立即回归老行当。恰好有几班独角戏和文明戏相拼搭班，去苏州演戏，她进去了。她虽离开不算久，但滑稽行里倒有了新变化，独角戏和文明戏掺在一起，生发出多场次的滑稽大戏。这对笑明明有利，因她是文明戏出身，会演，而不顶擅长发噱。并且，从香港回来，经受一次历练，她开窍不少，也泼辣不少。先只是扮个无名的龙套，她却把这无名氏演得鲜龙活跳，于是戏份越加越多，这角色不仅有了名姓，还跻身前列，“笑明明”这三个字也挂出牌去了。此时，她的形容渐脱孩子相，脸型丰腴了一些，这改变了原先清丽妩媚的格调，显出一种妇人的气质。那时节时兴细弯的眉，她便也将眉修得更细更弯，就多少有点妖冶；身上也丰满了，过去做的旗袍有些紧，又手头拮据，不及做新的，裹在身上，线条毕露，但还没到局促，而是熟透的样子，就有另一派风范。剧团在苏州大戏院演了十天半月，无锡的戏院又来接洽，于是，统往无锡。无锡之后再道常州，在沪宁线